

关于现行汉字的若干问题

李 宇 明

一、现行汉字的形成

教材指出“现行汉字是指《简化汉字总表》和《印刷通用汉字字形表》公布以后所通用的汉字”。《印刷通用汉字字形表》是1965年1月文化部和文字改革委员会联合公布的，因此现行汉字的最后形成期应在1965年。

现行汉字有些书叫现代汉字。现代汉字是同古代汉字相对而言的，一般来说古代汉字是指汉末楷书出现以前的汉字，这样现代汉字似乎应指楷书出现以后的汉字系统，而现行汉字的形体从整个汉字演变史上来考察确实与古楷书并无质的差异。而且“现代”一词往往是指“五四”运动至今这么一段历史分期，如现代文学、现代汉语都是指“五四”以来的文学和汉语，但是“五四”前后的汉字几乎未发生变化。近期汉字的较大变动是发生在解放以后，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有计划有步骤地整理、简化和规范了汉字。所以从文字的实际来看应把解放后的汉字叫现代汉字。不过怕引起误会我们不用“现代汉字”这个名称，而用“现行汉字”。

把目前通行的汉字叫现行汉字的另一个好处，是这个名称意味着当前的汉字还没有最后稳定下来，尚需进一步的整理改革和完善。

二、汉字性质的确定

确定一种文字的性质应从两个方面综合考察：(1) 文字符号的特点；(2) 每个字所

记录的语言单位的语音。汉字从符号特点上考察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符号本身不表示读音的，如“日”“刃”“泪”这些用象形、指事、会意法造成的字；一是符号中带有读音成分的，如“钾、碘”这些形声字。形声字在现行汉字中约占百分之八十以上，但其声旁不仅由于语音的历史演变表音很不地道，而且这些声旁也都是由表义符号演化来的。因此从汉字符号上看，既不能说它是表意文字，也不能说它是表音文字，只能说它是在很大程度上具有表意因素的符号体系。

汉字所记录的语音，不是象英文那样记录的是音位的语言，也不是象日文的假名那样记录的是音节的语音，而是记录的语素的语音，原则上一个语素用一个字，只有在连绵词和音译词等特殊情况下它记录的才不是语素的语音。汉字如果记录的是音位的语音，汉语的音位约有三十多个，那么只需要三十几个字就够了。汉字如果记录的是音节的语音，汉语的音节只有四百个左右，如果每个音节都有四声区别（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也只是一千多个，那么有一千多个汉字也就满足要求了，而汉字远远超过这么个数目，新出版的《汉语大字典》号称收字五万六千左右。汉字也不应看作是记录词的语音。新出的《汉语大词典》收词约三十七万，而汉字约没有这么多。而且汉语有很多多音词，多音词都是由多个汉字来记录的。古汉语以单音词为主，词与字的对应关系较为密切，但单音词也可以叫语素。所以把汉字看作记

录语素语音不仅符合事实，而且可以兼顾古今。

因此我们可以说“汉字（包括现行汉字）是采用在很大程度上具有表意因素的符号体系来记录语素的语音的”。

关于汉字的性质一直争论纷然，概括起来有四种说法：（1）汉字是表意文字；（2）汉字是由表意文字向表音文字过渡的文字；（3）汉字是音节文字；（4）汉字是记录词的文字。这诸多说法要么是不合实际，要么是抓住一点不及其余失之于偏颇。如果能从以上两个方面来综合考察汉字的性质，问题就会迎刃而解，起码是较为明朗一些。

三、基本笔画的纷争

汉字的基本笔画有多少？各家意见不一。其中“点、横、竖、撇、捺”五种没有争议，有争议的是“提、钩、折”三种。对于这三种笔画的不同处理便形成各种不同的观点。

解决任何问题都要有一个标准。察没有争议的五种笔画，除“点”之外都是一条线（其实用硬笔书写“点”也是一条线），因此应把“一条线”作为确定基本笔画的一个标准。钩和折都不是一条线，因此不应看作基本笔画。“提”又叫“挑”，用软笔书写时笔势很明显，而用现在最常用的硬笔书写，提的笔势很不明显，基本上也可以看作是一条线，即使不看作线也应同“点”类比，归入基本笔画。所以我们把基本笔画确定为“点、横、竖、撇、捺、提”六种。

为了使笔画问题处理得较为合理，我们还提出了变形笔画的概念。变形笔画是基本笔画在应用中的变形，如果比照音位和音位变体的关系来看，基本笔画其实相当于画位，变形笔画相当于画位的变体。这样看来，基本笔画只不过是和相似的若干笔画的

典型代表而已。“提”这种笔画是自左下向右上运动，其他五种基本笔画都不能代表它，所以把它归入基本笔画也是合理的。

四、纯符偏旁的提出

传统分析合体字的偏旁为形旁声旁两类，顶多把“娶”中的“取”这种兼有表声表义两种功能的为数不多的偏旁再分析一下，定为兼类偏旁。但是在简化汉字时，人们使用一种纯粹的符号来造字，比如“赵”“轰”“枣”中的“乂”“又”“彡”，它们既不是形旁，也不是声旁，更不是声旁兼形旁。要分析这种字必须提出纯符偏旁这一新概念。

传统正字法厚古薄今，厚“正”薄“俗”，简化字遭到歧视不登大雅之堂。解放后国家给简化字以规范地位，成为正字。我们在分析合体字结构时加进纯符偏旁概念，有利于巩固简化字的地位，因为这已不是简单地承认，而是在文字构造体系上的科学阐释。当然，这也是对汉字所形成的历史现状的一种追认。汉字形体演变过程中，有些古代的象形字分裂为今天由几个偏旁组合成的合体字，这些偏旁各自既不表音也不表义，只是纯符偏旁的性质。因此提出纯符偏旁的概念有利于对这些字的结构进行分析。

此外传统造字法有所谓“六书”之说，六书之中的假借其实是用字法，转注则可以归入其他造字法，所以传统造字法只有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四种。其实简改造字也是早就使用的一种造字法，只是拘泥于《说文》而很少被人正式提出。特别是今天，象形、指事二法已几乎不能造字，会意、形声还在使用，简改造字在文字改革中发挥了不小的作用，是文字系统大致形成以后再发展中的一种主要造字法，因此应给以

（下转第35页）

有一处隙缝。右手，静止的、碧蓝的大海连着天际；只有岸边的波浪，象衣褶的滚边，突然扬起，即刻又破碎了，消散在白色的泡沫里。

接着，十来秒钟之后，水波又起，靠近岸边又形成一个凹面，沙砾又滚动起来，发出一阵嘈嘈切切的低语。

浪头又涌过来，乳白色的浪花又爬上岸边的斜坡，把刚让出来的那尺把地盘夺了回去，接踵而来的一刹那寂静里，远处传来几响钟声，在静谧的空中回荡。

“钟响了。”中间的小男孩说。

这时，海水的吸引，又使沙石滚动起来，嘈杂声盖过了微弱的钟声。得等到下一个寂静的刹那，才能再次捕捉那缥缈的、由于遥远而不甚分明的音响。

“这是头一回敲钟。”另一个男孩说。

他们右边，浪花涌来又散开。

一切复归寂静，什么也听不见了。三个孩子仍然手拉着手，用同样的步伐，不停地朝前走。他们前面几步远的地方，那群海鸟突然受了传染，抖动翅膀，飞走了。

它们在水面上空又描了一道同样的曲线，在离孩子们一百来米远的地方，落回沙滩上。然后，在水陆分界线上，又朝着老方向，迈开快步。

“这不一定是头一次。”说话的还是最小的那个男孩。“说不定还响过，我们没听见……”

“听见也还是那么回事。”另一个男孩答道。

他们并不因此改变步伐。三双赤脚，继续在沙面上留下它们的痕迹。

“刚才没这么近。”女孩说。

过了片刻，靠悬崖那边的大男孩说：“反正还远着呢。”

三人又默默地走着。

走着走着，钟声又响了，在宁静的空中，还是那样不甚分明。

大男孩说：“钟响了。”

两个伙伴没有回答。

孩子们眼看又要追上鸟群了。鸟儿抖动翅膀，飞走了，先是一只，随后两只，随后十来只……

它们又落回沙滩上来，沿着海岸往前走，在孩子们前面一百来米的地方。

大海把海鸟留下的星形痕迹立即冲刷得干干净净。孩子们离水边远一点，他们不停地走着，肩并肩，手拉着手，他们身后留下深深的足迹。三条线与漫长的海岸平行，不住地往前延伸。

他们右边，平坦而静止的海面上，细碎的波浪一次接着一次涌过来，总是停留在老地方。

—————
(上接第44页)

适当的地位。纯符偏旁的提出有利于对简改造字法的确认，虽然简改造字还采用纯符替代之外的其他方法。

五、偏旁与部首的区分

(略。参见拙文《偏旁与部首》，《语文知识》1987年第9期)

六、笔误现象的克服

形成错别字主观原因可以分为“无奈而为之”、“有意而为之”和“无意而为之”三种。“无奈而为之”是因不会写而致误，“有意而为之”是因图省事或讲“美观”而致误，“无意而为之”是一种笔误现象，是在书写过程中把本来能正确写出的书写形式写错的现象。比如“验、导”两字本来会写，但实际上却写成了“驀、异”。据笔者调查，中学生的笔误率约为78%，即在错别字总数中，有78%为笔误字。而且随着文化程度的提高，笔误率还会提高，因此克服笔误应成为纠正错别字的重要内容。

笔误出现的多少，与书写时的注意力集中程度有关，而且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笔误习惯。所以克服笔误的最基本的方法就是书写时认真谨慎，注意力高度集中。写完后自己复查若干遍，并请他人代查。

笔误是写错字别字的重要原因，但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希望诸位能注意研究这一问题，总结出规律，找到克服笔误的有效办法。